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
卷之九 麻犛猪廁上弄筵

蜚聲在棘樊之下，遂有讒人；托跡於藩園之間，非無熱客。肆筵逐臭，傳羊頭羊胃之謠；滌器聞腥，變鬼躁鬼幽之相。其人自言從歐邏巴來，名喇啞喻，少與婁萬赤同師，仍師事萬赤，聞砭先生針道人以李長腳薦入漢營，借震地煉霹靂燦金石圖，欲得二師以報婁也。噩為設牛羊鹿豕之宴。啞喻出一銅管，插群肉內吸之立盡。般問曰：「是何術也？」答曰：「吾銅管與鵝籠生銅盤，俱仙構也，銅盤能幻諸相，銅管能收眾腥，皆非世人與知。」噩請曰：「若牲畜之屬，能生吸其血肉否？」答曰：「何為不可！」噩呼蠻奴以犛牛進。啞喻拈管直插牛背，仍吸以口，頭角四蹄俱化為烏有，承瓊燁作諧語曰：「若吸將士之肉，可勝食乎？」噩命取將刑者一人試其管。啞喻袖出一物如狸大，吸管中，其人毛髮皆化盡，其物潛歸袖中不復見。眾曰：「係何神物？」答曰：「食人獸也，嗜人肉，如人之嗜羊豕肉，飽則入吾皮膜間隱之。」眾大駭，獷兒私告女曰：「彼乃吾師之魔，總師之孽，阿母盍以計使大王疏之？」女含嚔久，始曰：「佳兒啟予，殆不外釣鼈之餌矣。」獷兒稱善，然噩即日已拜喇啞喻國師，如瑪知古入營之禮，遣來賓請漢營，請砭針二師與喇國師鬥術。兩軍將卒，俱臨陣門，不得混戰。砭先生謂針道人曰：「昔吾師有云：見利不利，須借鬼臂。此姓殊觸忌諱。」針道人曰：「亦記李真人言，熔金煉石，惟畏青天霹靂，今噩青氣之偽國師，恐其人也。盍少避乎？」矩兒諫曰：「吾師不出，如時數何？」二師皆悚敬，噩軍中擁喇國師出，呼二師曰：「道術之家，不用金刃，請觀一圖，懼者自縛待命。」二師曰：「寧圖開而為得臣之寓目，豈面縛而若鄭伯之牽羊。」喇師以手指地，倏現一台，凌虛會景。獨登其上，展出一圖，凡畫卦者三，乃豫解恒也。木蘭在陣前呼曰：「二師慎之，震宮三雷首卦，皆中含秘奧，消滅化機，屏勿視則無失。」二師皆瞑目。喇曰：「即不敢視，試答象辭。」砭師曰：「何卦？」聞空中有聲曰：《豫》。砭師輒答曰：「雷出地奮。」聲甫畢，疾雷上轟，地下裂，有小雷子起擊二師，兩踝各著針孔，砭師化石人，針師化金人，長俱丈六，以巨手擊小雷子，並飛去空中。又有聲曰：《解》。針師答曰：「雷雨作！」震驚連數百里，雨從四方來，著體如利鏃。砭師化礫石，針師化沙金。質瑣細，故反不能損。空中又喝曰：《恒》。喇應曰：「雷風！」風吹塵填海，遍六合作雷鼓。二師告疲，不復衝擊變化。又聞喝曰：「坎宮之豐。」喇曰：「雷電皆至，掣火如電！」交於二師胸。惟默定神志，光閃而膽不張。又聞喝曰：「坤宮之大壯。」喇曰：「雷在天上！」二師為雷所吸，上騰雲霄，誦旋乾轉坤咒，以頭置地，乃倒懸天上。又喝曰：「兌宮之小過！」喇曰：「山上有雷！」忽大震一聲，二師之身，已墮高嶺，為飛鳥所啄，砭師耳既缺如，針師目亦災若。又喝曰：「兌宮之歸妹。」喇曰：「澤上有雷！」稽天巨浸，汨二師為漚，或探首於水上，則雷錐伺而下鑿。二師相與浩歎曰：「元中之理，聞教亦復有年，究竟水何能濡，火何能。然腰以下將無堅固體矣，何顏見總師耶。」因各視其下體，皆露鱗介形，運智慧遁去。

喇設施已盡，不見二師，笑曰：「雖不成擒，而金石形骸，已消燦也。」噩青氣在陣門呼魔妘曰：「投漢可如意否？」魔妘曰：「寧乞碩儒埋骨，肯隨妖女畫眉乎？」木蘭亦謂慶喜曰：「蒙以紫綃帕見還，未曾相謝，無顏乞降二語，我心傷之。」女答曰：「白羅巾之功，亦足以報漢矣。天女豈多求乎？」木蘭指天而不言。樂般呼司馬季孫明化醇暨燭生為文士語，苗人皆未之能解也。矩兒謂獷兒曰：「兩小弟兄，不爭功而爭過，近日我無過，奈何？」獷兒曰：「弟所為之事，將以過而求功，然畫虎而為狗，正自可虞。兄行坦途，綽乎自裕。若弟父子所值，疑竊之際也。脫事不成，求諒於天下後世則難矣。」有問，喇師大呼曰：「砭針皆逃，陣可收也。」於是兩軍各退，總帥謂矩兒曰：「兒不捨合迫二師使罹於害。」矩兒曰：「王者之師，何能不敗？上仙之氣，未可常伸。二師來我營中，正求斯困，困極當復亨，然喇啞喻無能為。彼中久亦自變，兒聞諸獷兒隱語也。」

總帥命常越沙明鄔鬱三人，入來賓營覘之。噩感喇師之道法，累告於中宮，女亦請曰：「國師真異人，兒願捲簾見。」噩曰：「何傷乎？」命侍從迎喇師入內，見王夫人。女冶容以惑之。喇師常所見鬼婆，不免有蜃蛤氣，又洋人多淫，雖登山煉道，而毒龍未制，輒燔燒其身，見女絕色，殆不能自持。女更軒髻呈露，奪之魄而搖其精，謂曰：「國師來輔大王，國人皆願以身報，宮中箕帚之徒，實以瞻仰德容，周旋道氣為快，請居女弟子之列，有可以益於身命者，幸勿吝心傳，勉以力赴。」喇師稽首對曰：「天門簫鼓，迎公主以誕生；地軸烽煙，啟夫人之釐降。仙無比豔，物熟爭妍；將息影以欺花，每凝妝而妒玉。乃賢不忘親，聆談空於海外；貴而能下，俾奏雅於房中。身為丹鼎之道流，心忝絳帷之師事。從此鑽研月窟，思則能通；及乎闔辟元關，印無不合。」

女知其心蕩詞淫，令侍女捧氈席行北面拜。喇師親扶女手，女亦故詭隨焉。喇師逡巡始出。女及三日，必請國師論道。喇師更鵝突，或卜其夜。噩固疑之，獷兒進言曰：「阿父之重喇師，以其道耶？以其德耶？」噩曰：「德未可知，道有可觀也。」獷兒曰：「兒聞阿母之詞曰：「乞大王命內侍，不得以夕引國師見，其故何歟？」噩曰：「吾直謂汝母招之來，隱忍不發聲耳！苟喇師自至，則內侍固宜拒絕矣。」獷兒請曰：「阿父但詰侍女，則阿母之苦衷得白，外人三浮議可消也。」噩呼侍女問，長跪言曰：「前夜大王幸後院，國師自詣公主室，談爐鼎事，公主厭矣。國師前席紛陳，公主辭以倦，命婢等牽國師出。自是涕泣一日，大王盍叩諸？」噩徑至女所問曰：「邇日談道，有所進境否？」女敘容對曰：「兒誤托門牆，隱憂攘竊，其術不足重，其心不可言也。一念癡來，初欲因之鳳舉；三生厄至，幾將導以鶉奔。彼待兒者何如？兒恐王之不耐矣。」噩大忿曰：「自非公主安貞，鮮不為大襜褕也，將告爾兄弟以詞逐之。」女曰：「域外人最叵測，夫安知不觸彼之怒，以秘術害吾軍士，要無形跡也。」

獷兒已與其父及承瓊燁謀之，喇師恥為女厭棄，正抑鬱間，聞漢營有小兒欲為砭針二師復仇者，辱罵不已。喇師誓擒此兒以泄幽憤。樂般曰：「是兒未可輕敵，國師若遭挫折，吾輩何面目相見耶？」承瓊燁同辭曰：「彼置國師有曖昧之語，身為國戚，掩耳之不遑，請無強與鬥也。」權師慚甚，大呼曰：「吾不能生啖此兒，有愧國師之號，不妨由斯削跡耳？」獷兒急出陣前呼，曰：「吾國師實將誅小子而取瑪大師人鏡也，豈輕為此舉哉！」知古聞之，持鏡護矩兒之後，喇師出一軟障鋪地，喝矩兒登。矩兒運鬥牛大力壓之，障不能起，飛短威將及喇師頸喇師咒天神奪之去。遂呼小浮圖一座，由天半下，光芒千萬丈。矩兒不能瞬，就地臥焉。知古舉鏡叩背，浮圖紛飛若死灰。喇師將匿形不可得，木蘭投水晶神刀劈其左臂。喇師叱咤棄臂遁去。漢將視之，具骨肉無血，如棺中初死人物，殆砭師所云借鬼臂云。喇啞喻既亡，噩一喜一懼，宮中遂去其疾，軍中亦墮其威矣。愛將摩漢河漢奔告曰：「王子薩刺臨陣觀鬥術，忽來一馬無羈，向王子嘶，自不介而馳，踏雲霧去，不審漢營中詭法耶，或神人之擁護也。」樂般亦泣告曰：「吾小兒隨喇師不見，殆死陣中耶？」噩驚惋，謂二將曰：「上天入地之事，我亦無如之何，且盼人歸而不圖問馬矣。」噩還內告女以陣前事。女曰：「去此妖賊，免於眈眈之虎視；喪我兒童，僅若伎仗之鹿奔。眼中固無惡客，膝下自有嬌兒也。」噩稍慰，女潛問承瓊，轉叩樂般以薩刺獷兒事。般小語曰：「自僕觀之，誘王子者即王子耳。薩刺未必歸，獷兒不得死，與大王言，安得不悲耶！」承喇以告女，女仍囑樂般偵察。

般遣鄔鬱還漢營，明日來報曰：「樂王子化馬，噩王子乘之入雲際。」須臾，僕大營前。樂王子復其形，手縛噩王子以獻。甘總帥命懸之竿，招紅苗降。承瓊又入告，女歎曰：「大王必不肯降，吾兄妹何以自立？」承瓊曰：「賊大王以求生，主不忍也。率兄妹而殉死，吾與燁不能也。乞通欵，於未戰之先，而束身於既敗之後，時哉勿可失矣。」女拜而諾之。承瓊與燁計，因樂般以降書出，使常越沙明歸，約期攻噩。其降書則女自為之，曰：

紅苗噩青氣之婦慶喜，以進士杜承喇，湖南鄉練教師慕燁，刺面斷髮，剖腸抉肝，背縛刀斧，首墁塗泥，托命歸誠於四省平苗總帥麾下。青氣背日月而求明，真狂魯也；居潢汙而試躍，能奮飛乎？婦等構亂宜殄，從逆必誅，曷敢由鼎鑊之旁，別求死所；亦惟在網羅之內，私祝開時。蓋撫我後而虐我仇，非有心於梗化。且男人臣而女人妾，直無地以包羞。即有過而罪已通於天，但推恩而賞終延於世，不徒為魑魅之御，將以全蜉蝣之生。惟麟也常多不食之蟲，即鳳兮豈少來朝之鳥；豢尚同於犬馬，援無異於豺狼。待銜環以報飼花之恩，宜屈膝而求降雪之計；雖婦豎無暗修之降表，而蠻夷有親鸞之赦文。謹約師期，先投眾款。喜等三人，千萬

死罪。

常越沙明以書呈總帥，遍示幕客，燭生曰：「吾昨占噩首尚不死，而紅苗之眾，將就瓦解，於茲不能無疑。」瑪知古曰：「吾鏡內見苗中紅衣甲者，變而為青矣。」司馬季孫曰：「青苗眩矚，向與噩青氣爭山莊有隙，彼此欲相並而俱不能，苟青氣敗而投之，則其身不死，其眾盡易衣甲矣。」明化醇述魔妣之言曰：「薩刺先娶眩矚女，以與么姑薩妮言語抵牾，今妮被戮而刺被擒，或忘其山莊舊怨，而兩苗合以抗漢也。」總帥曰：「果爾，置薩刺於竿頭，索紅苗戰，青苗出救，則因而縱兵擊之。若竇建德之援王世充，而牛口被獲，是比諸漁人鰲蚌之利，坐而收，猶倍之也。」木蘭進曰：「青苗善治土陣，殆有祿神憑焉。不比紅苗惟恃利器也。黑苗之帥，不識何年巨鬼，出大荒而幻形，又青苗之唇齒矣。真人書中惡神相援之說，當應此時。攻土陣者，亦惟我及矩兄弟耳。」矩兒曰：「獷兒兄弟，胡不遣之助戰？」總帥曰：「渠父子必與噩偕赴青苗，以伺肘腋之變，勝於萬人埋伏矣。兵不厭詐，愈出愈奇也。」軍士云：「縛薩刺後，樂王子忽不見，至今疑之。」矩兒曰：「是矣，吾誠不足以知兵。」來賓人報曰：「獷兒還噩營，告以王子被縛，皆木蘭之術。今懸身於竿。」噩大哭，率全師來門，曰：「不捷則馳去百里，投青苗避之。」獷兒已隨其父往青苗營為說客也。總帥歎曰：「樂王父子，如弈者之斂局，弋人之守株，無非藏用。」即令壯士立竿旁鞭薩刺，教之呼曰：「苗人不降漢，鞭我日至吁。犢骨無牛舐，兒魂無父喚。」噩聞之，抽毒矢射執鞭者，連斃數人，總帥命斬薩刺。噩呼曰：「好菩薩，還我兒頭！」漢將且噪且：「且固汝頭，何暇收子。」眾苗互發弩矢。知古出鏡叩背，眾弩如菱草。矩兒飛鐵椎中摩漢頂，訶漢舞兩擊矩兒，被矩兒騰兩手，奪還刺之，兩將俱死。知古呼噩曰：「王非吾故人耶！」及茲下馬，依然樂王也。噩自挽赤髯，揮淚言曰：「不殺吾兒，猶不無餘戀。今已矣，安能聽大師誘降之言？」

語未畢，忽來賓突至噩前，揮刀徑刺，噩大怒曰：「小比目魚敢為亂耶！」揮巨刃劈其腦。來賓死。王夫人慶喜及其兄弟杜承璫慕煒，皆匹馬歸漢營。噩氣結，擊劍將自刎。有隨徵兩苗婦奪劍勸曰：「大王雖敗，走百里，即奔青苗主，國世戚也，何為泯泯以歿乎？」噩頓悟，率敗苗走，尚萬餘人。總帥止諸將不追襲。慶喜三人，跪拜如漢禮，喜謝木蘭曰：「天女指天之心，兒投地乃見矣。」木蘭曰：「當帕往巾來之日，閨中人為敵仇也。茲者棄其仇讎，即於俘囚，將毋開殘夜合之花，看遍朝榮之槿；寂比時時之入月，嚴同歲歲之守宮。幽人自貞，婦無泣，當別有道也，亦竟無妨乎？」喜曰：「兒不合以樂死，以憂生，入忠孝之林，初非覺岸。然雖垢境以接清源，應感隨化，非能強制也。」與魔妣兒話舊，魔妣曰：「公主不至，阿婢安能來？」兒曰：「吾姊妹既來，公主又安得不至？」相與人嘍，喜自是索居無偶，冀安禪焉。承璫列幕官，煒授裨將，軍中聞來賓死，多泣下者。兒又自祭之，念其寄書績也。

總帥遣常越探青苗，沙明探黑苗，慕煒行紅苗故營中，經理城堡。一夕，煒夜坐，聞兩小鬼作男女哭聲，旋一鬼作男語曰：「先不聽舅氏劫漢營之計，我兩人笙歌合調，襟帶同歡，迨今而後，青蠶吐絲，將成小繭矣。乃至相親相近，僅以小頭顱，對面歎歎。復返故巢，惟看荒月兩。其為我痛哉！」又一鬼作女語曰：「兒好斲人，見其血肉狼籍，則必以為快。若夫鵲鳥信天，鯨魚行水，其娛樂何足以知之？爾時骨突子沒於戰塵。菩薩脫於槁木，兄為新鬼，父剩餘生，最難堪也。阿弟雖同難而不同悲，想依草附木之流，哀腸亦別矣。」

兩鬼話畢，有三鬼呦呦從遠至者，一鬼曰：「么姑在此耶，昔讒吾婦而逐之舅家，吾死而婦翁不及救，能無怨乎？」女鬼答曰：「阿嫂在，亦不能救阿兄，妹先死，兄復何恨？」又兩鬼曰：「王子么姑死孝，吾兩人死忠，黑家甥兼而有之，其何慰焉。漢將側耳於內，其勿骨肉有詞，為他人笑。」於是五鬼皆齊聲唱云：

天非元兮，地非黃。種人如粟兮，各盈其倉。雀噪其前兮，鼠穿其旁。以顆粒為顆頭兮，從而斧。漢將多熊羆兮，吞我如犬羊。小兒彎弓兮，欲射槍。戰不歿兮我王，裹瘡痍兮竄天荒。死無益兮小兒郎，一女從之兮婉婉誰傷。目不瞑兮曰渭陽，彼獵者兮從吾兩狼。泊傳芭兮神揚揚，聲為猿颺兮氣為鬆篁。心為琥珀兮骨為桃榔，終長嘯兮答蒼蒼。孰招魂兮不知其方。

慕煒聞之，潛焉出涕。詰旦請於總帥，以牲帛奠其魂。夜乃寂靜。沙明來報：黑苗主鞞窟，以兵攻黔州。史都督不能御，乞分兵助之。總帥曰：「黑苗既為巨鬼所化，瑪師可以鏡治之，吾當偕從事及副參去。此間待青苗者，亦惟正參天女矩兒，設機用謀，以破土陣耳。」乃分季節使金大都督，以兵從季孫。郭節使張大都督，以兵從總帥。又命諸將曰：「兩苗合則更易圖也。」遂徑去黔州援史都督。鄔鬱報季孫曰：「昨夜五更下黃沙，詢之土人，此間向未有此。」因請木蘭議，適當越密書至，其詞曰：

樂王父子，見青苗之大帥鮮椰子，言青氣敗師來歸之事，始鮮將拒之。樂王曰：「不納敗軍，報私忿也。漢剪噩王，紅苗亡，青苗亦孤矣。」鮮尚猶豫，樂王子曰：「吾父子不能戰而投噩王，噩王戰敗而投麾下，為霸王之仗義，則固將納之，為有道之展親，則無可辭也。噩王勇而多謀，其眾奔而不亂，因其勢結其援，於麾下有神。吾父子何與乎？」鮮始悟曰：「王子稜稜露爽，雄略非凡，吾見聞殊不逮此，其將來輔明德耶。」樂父子言曰：「來奔之意，將借幕府以立勳名，然將為噩王先容，不得避瀆陳之愆也。」鮮悅服，因降紅苗之眾萬餘人，盡換青衣甲，居青氣於別館，與苗主講親家禮。前夜，鮮使青衣叟十二人，負黃沙囊出曰：「沙亦土之餘也，布此有秘用。」大營見黃沙下，且戒將士勿出，與天女商之。

木蘭同閱書畢，驚曰：「此沙能陷馬足，土陣之小技，略見一端，要我兵知懼也。」季孫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木蘭曰：「夫土能制水而浸土者水也，洞庭白鯽，一名水妓，受孕水法於神蛟，其媾精處能食沙母。假其二物以伏十二沙神，黃沙可化白水也。此間離洞庭較近，吾將從柳龍君內子、涇陽叔娘求之。」季孫傳令：人馬不許入沙際。矩兒乘履高二尺，巡營外，眾訝之曰：「是履鏐鐵之精，入坎陷終能自出，蓋當陷不陷者，土遇金而益堅也。」木蘭就營中汲泉處潛身入，尋穴至洞庭。守關之夜叉，皆囁囁致迎敬意。進殿門入宮中，銀箭銅壺，萬派寂靜，閨金迎曰：「大王從鄧陽君射獵，王妃令外庭候涇陽戚屬，得毋是歟？」木蘭曰：「即我是王妃之姪婦。」閨小監拜而請入。王妃迎內庭下。木蘭拜手曰：「叔姬人天豔異，金碧精誠；通九澤之靈，壽千齡之友。衍重淵之積氣以毓智珠，揚小劫之飛塵而磨仁鏡。靡神不驚其絳節，有皇終護以青霞。明星下垂，不落洗頭之盆；瑞露旁湛，寧濡續發之帳。名常留於河岳，感不及於海田。固已瑤館之真仙，不徒洞庭之貴主矣。後來幼婦，遠隔前徽，親幃則生女有歸，甥室則遇人不淑，躬擐甲冑，絕蛟宮灑淚之倫；氣作山河，疑麟閣題名之貌。襲蛾眉之偽字，雌兮何羨雄飛；來馬冀之高門，卵也將求翼長。」王妃曰：「范陽易姓，我知婦道之有終；涇水為墟，兒愧家聲之不振。無或側身而呼弱息，庶其長揖以待將軍。蓋有謀而就之，無非事而至止矣。」木蘭告以黃沙為害，非一二宮婢相隨去，勿能奏績也。王妃命喚冀部之四女至，皆白皙而豐美。謂曰：「漢營見逼於黃沙，天女求援，須以二人應命，孰請纓焉？」有兩女自稱願聽驅策。木蘭叩姓氏，答曰：「婷娘肪娘，皆白姓。」王妃誡曰：「功成則退，不得蕩佚，為土妖所乘。」兩女叩辭。木蘭亦謝出。王妃曰：「頃者大王奉敕，理鬼方龍，脫甘鼎於厄，但微行亦遭小困，須待釋於瑪知古。三月後其事乃見，凡此皆前定也。兒不相見，亦無人泄之。吾見兒，終不欲秘耳。人世瓜葛之緣，往往相錯如是。」

木蘭以兩女至營中，自以器盛湖水作飲食。請於總帥：「及夜軍中鳴金鼓，不得出了望。婢子等力治之。」木蘭謂矩兒曰：「小弟童子眸，可以潛察。」矩兒從而窺之，二更金鼓大作，兩女出營，衣服委地若蟬脫，返其形為白，各具真髮，肌膚融雪乳，露窟踞坐黃沙上。沙被吸入，如群蟹之取稻，眾覺之食萍。不及四更，水聲潺潺以赴窪處，兩女仰臥隨水去。倏大霧半日散，午曦照耀，營之四面無復黃沙矣。木蘭聞王妃之誡，恐歸途遇土妖，呼矩兒偕出視之，隱約見青苗帳幄，若號救聲，道有蚯蚓十二，大如虺，似列長陣者。木蘭曰：「兩婢子必困其內，弟試射之，蚓動而後隙可尋也。」矩兒援弓射之，三發而三殪，俱作小兒啼，審之非蚓非小兒，是搏土所為，矢貫而無血，九蚓一時盡滅。忽露一苗幄，鮮椰子縛兩白鯽送淫之，故號楚聲徹幄外。木蘭掩面，咒竹枝麟覆之。鮮接竹枝，折數節擲還，麟自聯接去。鮮又呼風，下土蝨億萬，攢白鯽身。木蘭出一物灑空，作飛蟲聲，乃水蛭蟻無數，啄土蝨殆盡。木蘭瞋目疊指，解兩白縛。地下旋湧水，浮歸洞庭。矩兒飛椎中鮮肩，驚欲遁。又一椎擊其掌，墮指一，噴黃霧騰身去。視其指如獸蹄，但不能識。季孫遣鄔鬱以黃沙白鯽，土蝨水蛭蟻之戰，密告總帥，遂問瑪知古曰：「鮮椰子何妖物耶？」

知古懸鏡照之曰：「六足之獸，而有兩魚翅，四鳥翼，濁黃之悖氣，所凝結也。性極淫，善與水陸怪物媾，其旁溢之精入土，九年而化為塋，形如小兒無手指。」總帥駭極，且深以為憂，問知古曰：「天女雲妖神所憑，乃即此怪，正如石灣賊村中馮盎碑下之物。」知古曰：「彼待數而生，此隨數而滅。在西域則為妖神，入青苗則作橫畝之身，專車之骨耳。不久亦亡，然在睽曉後。」總帥商之明化醇曰：「慶喜與君之兩口，能行計乎？」化醇曰：「神道設教，獲則取之，三人同心，宜請命於天女，有急則可以術救之。若為此物所接，再無生理也。」因以意授鄔鬱曰：「可圖則圖之，要宜慎重！」鄔鬱歸告木蘭，轉與季孫計曰：「所謀亦表餌遺法，然吾一人能使三姊妹不陷於妖，而不能使此妖陷也。」矩兒曰：「以吾阿母剩錦，授三姊妹，則無能陷之，吾自與阿姊攻此妖，亦可以得志。」

後夜，兒密與魔始慶喜話，述木蘭之言曰：「公主來營，未有所建白。今俟土陣已破，請飾菩薩貌，以二女徒侍兒立山頭，招降鮮椰子，彼作惡，即踏剩錦起，入雲端誘之，自有擒制之策。」二女從之，季孫與李金二君共議，沙明至報曰：「樂王自詣黑苗鞞鞞齋，約與睽曉為合從，獮兒潛歸助戰。」李節使曰：「樂王子若來，土陣不足破矣。」金大都督曰：「聞妖豎六旗而擊鼓其下，何法歟？」季孫曰：「六畜皆行地，土獸能驅使之。鼓之用，足以起土，先是樹鍵幻城郭而先作鼓聲，牛又與鼓同功於土也。」木蘭亦進曰：「鮮妖所布六畜逼人之陣，蓋月正先六畜值日，至七日而後屬人也。請正參及兩閣下，結三陣以當其六旗，吾與矩兒兩人護三陣。」季孫謂李金二君：「願謹嚴勿令出門。」須臾，苗卒大呼曰：「漢將不敢見陣耶！」季孫引五百人翼而進，兩旗忽下，地中飛出滴血雞六，向漢將啼。又六犬皆火色，亦嚎聲如豺。軍土面灰死木立，僅倚其械。矩兒飛椎擊六犬腦皆裂，木蘭袖蛇鬚引之啄，一雞張喙死，五雞連棲而不鳴。惟見瓦片所圖雞犬形，狼籍於地，實非有二物也。

李節使在陣中有六豬拱柵入，六羊繼之，皮毛為綠莎色。李之將士有倒地者，豬羊就食之，兵刃不能御。木蘭出魚虎二頭擲去，各擒豬羊二，矩兒發一矢而貫豬羊各一，半走入地中，然被射與就擒者，亦芻靈之屬，腹實以泥耳。復至金大都督營中，則癩牛病馬各六，均有皮無毛，士卒為角觸足踏者皆死。一牛金大都督之足，已齒陷於骨。矩兒揮兩威落牛首，齒仍不脫。木蘭急遣虎頭神鑿去其齒，足骨亦折焉。令左右舁歸大營，牛馬奔突無所制。木蘭以鯉鱗帕撒之，一鱗露一劍，並斷一十牛馬。其物各吐火四五尺，鱗劍為之焦灼，火大延燒，牛馬皆叫囂自得。見獮猴擲身入，舉手作霹靂聲，暴雨滅火，平地起水丈餘，牛馬俱浸死。木蘭喜曰：「吾固知樂王子能傳滅火真人衣鉢矣。」水退，見牛馬皆無有，乃砌壁之破甕，朱書牛馬字，是為鮮妖之窮神盡化云。獮兒曰：「何不往撲此妖？」木蘭矩兒皆未及答。軍士來告，金大都督以足痛卒，正參李節使為妖兵所圍，速還援。獮兒曰：「土獸忌金，惜針道人在，天女豈無物耶？」木蘭曰：「吾知水之用，而忘金之能，明不至也。前所用水晶刀，斷喇啞喻一臂者，是金翁與水媾合煉成之，以攝海藏者。吾幾忘之，然濁獸不宜刺此刀，其污之則為諸天詬病矣。金大都督雖亡，其所佩金刀尺餘，官家所以賜外戚者。仍煩吾子，神變化演此刀，制巨妖和小牲畜耳。」矩兒曰：「果爾，吾自去取之。」乃縱馬破圍入，以告季孫。適軍中舉哀將為殯事矣。季孫泣請於靈曰：「以君之佩刀，為君泄在天之憤，仍以為殉，不棄人間也。」取金刀付矩兒曰：「還刀而後殯。」矩兒藏刀復突圍出，以授獮兒，即握其柄而咒，長五尺折為三截，復揉之得三金刀。木蘭已置，兒等三女於山顛矣。獮兒仰天吐氣成白虹，木蘭亦吐一丸化為青霓，雌雄交於天半，鮮所合圍之妖眾，仰視而噤，則皆復形為山精。矩兒左右射，無得免者。圍乃解，鮮叱咤，驅西海山怪木，攪虹霓斷而飄墮，漢兵將亦損折。獮兒先投一刀，木火之威，為金水所奪。木蘭呼金甲護神，出水銀桶，四面激射。木下墜，反擊死妖眾，鮮出不意，現本形，鼓翼負矩兒，二金刀復投，橫斷其兩翼一翅。矩兒仍下射足踝，蹶其一。鮮乃斂形踏雲霧逃焉。至一小山，聞異香出於頂，趨而上，見一菩薩謂兩侍兒曰：「鮮椰子若皈依，當別置一檻。」鮮嘗曰：「吾誓寢食汝輩，乃敢相侮。」徑撲三女，慶喜鋪剩錦於地，呼二女同乘之。御風起。鮮不釋，從之行，只隔丈餘而不能及。兩侍兒齊言曰：「不必迫逐，主人有立錫地，當為設妙想也。」鮮呼曰：「前山起黃雲處即吾土窟中，能左顧耶，則皈依惟命。」三女皆點頭示之。鮮前進，延三女入窟。尋土陷，三女皆下沉，鮮不知何為，自入窟，則陷井有水。騰其身，萬刃集，觸之，頭目盡破碎。蓋第三刀所煉法焉。水去刀不見，四圍成一檻，鮮始為囚矣。矩兒以金刀報捷，始殯金大都督，三女已還內營，亦以書呈總帥、報副參而已。

季孫謂杜承瓘慕煒曰：「鮮妖成擒，睽曉喪膽，二君能招之來降否？」兩人答曰：「某等受職無尺寸之功，正求自效，敢畏鄙生之烹乎？」即辭去，煒謂承瓘曰：「青苗居沮洳中，毒瘴五十里，風穴夜嘯，腸腦悶絕，惡孽殺人，不啻刀矢。若循北山而東行，多馴苗村落，依林箐以居，滋生牧放，盍繞此間則？」承瓘曰：「不走瘴鄉，仍行瘴地，猶為彼善於此也。」遂由北東行，秋已盡矣，村苗咸裸體出入。過一神祠入視之，神像為蟹形，兩侍者毛面執孤矢，跪而聽鞠者，一抱冰，一握炭，皆披髮。額曰：「日中徙市。」聯曰：「可以療饑猶有谷，不曾病熱總無腸。」承瓘笑曰：「蟹即為已瘴神，吾得子璋觸體之句，亦可橫行斯境矣。」

出祠，逢一苗若候客者，拱手言曰：「客非上國之簪纓乎？主人遣僕迎十里許，乃始遇之矣。」詢之，云：「狔狔姓麻，主人隱於別墅，將延客歸款耳。」煒私語承瓘曰：「斯人貌凡而神不揚，詞鄙而色尚諂，無賢主人可知也。得毋浼我，願辭之。」承瓘曰：「我之不潔也久矣，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，亦自有道，我果珠玉，彼將自慚，況以苗人交接我，正宜誦法聖人何陋之意也。」麻狔狔先行，承瓘、煒隨之去。日將夕矣，始露小茅屋，自下梯而上，主人發卷然，扶杖迎客，坐而致叩，曰：「蒼姓，號癡老人，家世在齊，隨東海販夫田鼻中，鬻鮑魚來湖南，所居如繩裡，因書生過舍，悅其不律。含咀不釋，書生怒，拔劍逐吾。吾始知書生必以兵戈亂天下，附神驥奔走，曳其尾以棲，入茅舍避跡，今四山多戰場，不敢出村落。日討子孫而訓以翁翁之業，門客麻狔狔，頗契斯理矣。今名賢來止，將邀二三熱腸之士，盡興清談，借以獻酒食耳。」煒以炎禍不能忍，請於老人曰：「揮汗如雨，乞解行衣。」老人曰：「茅舍中有熱客，無冷官也。衣何妨盡解耶，吾所著薄紗比於蟬翼，誠不耐上客之征袍矣。」承瓘曰：「軍中衣冷，且欲裝綿，山中人裸裎可逐，氣候固殊耶！」未幾，兩少年進，為老人子大郎二郎，曰：「牛馬兩祭酒，苟丈人皆來，侍上客飲。酒饌已陳板屋中，請肅客。」老人起，延兩人入，內置二席，謂狔狔曰：「上客宴此家人食器，勿列板屋下，馨味紛觸，為不恭也。」初，兩人鼻觀殊難為情，至是始稍適，並謝主人。適三侍飲者偕至，牛祭酒名不眠，馬祭酒名不食。軀特雄偉，過於諸人，黃疥而跳脫者，為苟丈人名瘡。各就坐，酒浮甕蛆，肴多越宿味，兩人各攢其眉。老人曰：「客飲不歡，吾父子過也。」命大郎二郎，跪而獻飲。老人與狔狔各送一盃。承瓘曰：「酒力不逮，食倉既盈，請辭矣！」牛不眠曰：「吾村人好吟，請賦今日之會，相得也。幸無相戲，戲則虛，必累酒德。」煒曰：「吾武人不解諷詠，則奈何？」狔狔曰：「我亦正坐此，天下事固多捉刀人也。與詩人游，多能詩者，豈無分潤耶。」杜承瓘曰：「吾先賦之。」坐人以次繼詠：

客子入門蟲薨薨，（杜）
主人有此未可憎。（蒼）
青齊故宮實雲仍，（大郎）
白壁一點今羞稱。（牛）
泊乎寡營非所能，（馬）
為名為利徒何蒸？（苟）
廡下食客思飛騰，（牛麻代）
五侯鯖餒肉敗陵。（杜）
敢在下風其馨升，（杜代慕）
渴胡不飲空如漚。（蒼）
腐儒鳴謙於豆登，（苟）

飲庖穢血吾猶曾。（牛）
馬頭分甘豈無恒，（馬）
倘畏肉食踞執冰。（二郎）

牛祭酒大聲曰：「止、止！二郎慢客矣。」因問承瓘何所進取，答曰：「夫蟲難語冰，而犬或吠曰，吾輩所事，懷冰心而就日氣，祭酒之類，見冰而無以為死，見日而亦無以為生也。何以折衷乎？」牛馬皆怒曰：「子哂我無知，一噉之威，猶能貫革；板屋之內，敢相角耶？」苟亦言曰：「彼謂有心之談，豈知無胃之味，蒼老延此惡客，未可憎而可憎也。」煒亦挺劍起曰：「吾雖不知書，此殆交亂四國之徒也。」承撫掌曰：「何為不然！」癡老人以目視大郎二郎，將逐客去。麻狻猊諫曰：「客誠狂，若逼使發難，不利此一村也。」乃相與作蠅螿之聲，兩人倦而寢，天明得熱疾，各為譴語。承瓘復吟曰：

鰻魚美味感良朋，急起如廁樓上層。
身心並焚孰能與？為姜戎氏歌青蠅。

煒大笑曰：「頃見螂轉糞，為祭酒丈人也。」兩人相扶起，乃臥廁上，其下諸穢不可名狀。幸未大嚼，而嘔噦惡瀝，熱疾頓消，旁一麻蠅集不去。恍然曰：「其麻狻猊乎？」離廁出，杳無村落。蓋蠅營之域，逐臭之鄉云。兩人復走百里，望青苗營如畫，睽矚尚不知鮮妖被擒，閱苗目跳舞，酌酒俚唱為樂。巡邏者執兩人去，略無怯意。見睽曰：「青苗氣盡矣，尚不痛椰子死，而吃椰子酒耶？」睽命釋兩人，詢以鮮帥未死，何得妄為此言。兩人大笑不即答。青苗眾皆側耳目以伺，睽麾去之：

將軍頃刻作豬嘍，道士分明借火逃。
不畏銅牌欺羽扇，可憐玉□抵金刀；
廁間披髮災旋降，坐上求氈興不高。
羯鼓為君頻解穢，腸無餘熱是真豪。
柳猗氏註曰：

理語臭腐則蟲生焉。若井中無書而指之為奇，碑下無物而目之為怪，穿鑿之理，蚩尤之不為尤，織女之不欲織；附會之理，有本相而忽迷，隔中州而思矚。鶻突之理，骨何故而名鎖？金何為而能點？支離之理，精言之則穿鑿者有則，附會者入神，鶻突為昭融，支離為脫落，而不然者臭腐矣。水陸之產，足供饜飶，其最珍者，非腥即羶，暑月經宿，人皆掩鼻，而集腥附羶之物，過而大嚼，無不得肉而快意焉。史氏慨之，傳麻狻猊也。

麻本蠅之一種，狻猊為苗之一類，以狻猊名蠅，知苗民之集腥附羶，同於蠅也。

矜狷介之人，有不屑為酒肉言歡者，麻狻猊所竊笑矣。詩曰：「民之失德，乾餱以愆。」自有麻氏之筵而老慳之道廢。

尚豪華之士，若惟恐其豆觴無地者，麻狻猊不足憂矣。詩曰：「縱我不住，子寧不來。」自登麻氏之廁而爭坐之說窮。

向齷齪小夫而高談名教，是人之開筵以待狻猊也。向潔齊善士而曲致恩私，是狻猊之開筵以待人也。

夫彼以為肥甘，吾視如糞穢，麻氏雖有筵，無如此筵外之高入何矣？彼方靳常餐，吾已求盛饌，麻氏即無筵，又無如此筵中之躁人何矣？故廁上之烹，以待不肖，而饑渴不擇飲食者，所遭之時耳。

今人肆筵設席，而或於妓館優亭，權貴之閨房，胥徒之戚舍，雖非廁上，臭味略同，若而人者，譜於麻氏，其大小宗遠近可知也。

古者治庖廚以待賓客，燕亭既成，雅歌遂作。苟踉蹌入坐，而牛馬其飲，雞覺其食，幾何不同於廁上嘉賓。麻氏結客，思飲食之而不以禮，雲開筵也，忘乎廁間矣，不亦癡乎？